

# 列國志



新式  
標點  
列國志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襄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册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一册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册
第四回	龍號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〇
第五回	衛石碚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五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二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三八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兵鄭忽辭婚	四四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四九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五三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仲殺堵逐主	五九
第十二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高渠彌乘間易君	六六
第十三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鄭子聃君臣爲戮	七二
第十四回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七七

- |       |          |          |     |
|-------|----------|----------|-----|
| 第十五回  | 雍大夫計殺無知  | 魯莊公乾時大戰  | 八三  |
| 第十六回  | 釋檻囚鮑叔薦仲  | 戰長勺曹劌敗齊  | 八八  |
| 第十七回  | 宋國納賂誅長萬  | 楚王杯酒虜息媿  | 九三  |
| 第十八回  | 曹沫手劍劫齊侯  | 桓公舉火爵寧戚  | 一〇〇 |
| 第十九回  | 擒傅瑕厲公復國  | 殺子頹惠王反正  | 一〇七 |
| 第二十回  |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 一一三 |
| 第二十一回 | 管夷吾智辨僉兒  | 齊桓公兵定孤竹  | 一二一 |
| 第二十二回 | 公子友兩定魯君  | 齊皇子獨對委蛇  | 一二九 |
| 第二十三回 | 衛懿公好鶴亡國  | 齊桓公與兵伐楚  | 一三六 |
| 第二十四回 |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 一四四 |
| 第二十五回 | 智荀息假途滅虢  | 窮百里飼牛拜相  | 一五三 |
| 第二十六回 | 歌屢屋百里認妻  | 獲陳寶穆公證夢  | 一六〇 |
| 第二十七回 | 驪姬巧計殺申生  | 獻公臨終囑荀息  | 一六六 |
| 第二十八回 | 里克兩弑孤主   | 穆公一平晉亂   | 一七三 |
| 第二十九回 | 晉惠公大誅羣臣  | 管夷吾病榻論相  | 一七八 |
| 第三十回  | 秦晉大戰龍門山  | 穆姬登臺要大赦  | 一八五 |
| 第三十一回 | 晉惠公怒殺慶鄭  | 介子推割股啖君  | 一九二 |
| 第三十二回 | 晏娥兒踰牆殉節  | 羣公子大鬧朝堂  | 一九七 |
| 第三十三回 | 宋公伐齊納子昭  | 楚人伏兵劫盟主  | 二〇四 |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姜氏乘醉遣夫

二一一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二一九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二二五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二二三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二四〇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二四七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成濮大交兵

二五五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二六三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二七〇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嫗武緹城說秦

二七六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二八三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縶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二九八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二九七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三〇三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三一〇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三一八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三二五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鬪椒絕纓大會

三三三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

三四〇

- |       |          |          |     |
|-------|----------|----------|-----|
| 第五十三回 | 楚莊王納諫復陳  | 晉景公出師救鄭  | 三四七 |
| 第五十四回 | 荀林父縱屬亡師  | 孟侏儒托優悟主  | 三五四 |
| 第五十五回 | 華角登床劫子反  | 老人結草亢杜回  | 三六三 |
| 第五十六回 | 蕭夫人登臺笑客  | 逢丑父易服免君  | 三七〇 |
| 第五十七回 | 姜夏姬巫臣逃晉  | 圍下宮程嬰匿孤  | 三七六 |
| 第五十八回 | 說秦伯魏相迎醫  | 報魏錡養叔獻燕  | 三八四 |
| 第五十九回 | 龍胥童晉國大亂  | 誅岸賈趙氏復興  | 三九二 |
| 第六十回  | 智武子分軍肆敵  | 偃陽城三將鬪力  | 三九九 |
| 第六十一回 |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 四〇六 |
| 第六十二回 | 諸侯同心圍齊國  | 晉臣合計逐欒盈  | 四一四 |
| 第六十三回 | 老祁奚力救羊舌  | 小范鞅智劫魏舒  | 四二一 |
| 第六十四回 | 曲沃城欒盈滅族  | 且于門杞梁死戰  | 四二八 |
| 第六十五回 | 弒齊光崔慶專權  | 納衛衍甯喜擅政  | 四三六 |
| 第六十六回 | 殺甯喜子鱗出奔  | 戮崔杼慶封獨相  | 四四三 |
| 第六十七回 | 盧蒲癸計逐慶封  | 楚靈王大合諸侯  | 四五〇 |
| 第六十八回 |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 四五八 |
| 第六十九回 |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 四六五 |
| 第七十回  |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 四七四 |
| 第七十一回 |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 四八二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第七十四回 囊瓦權謗誅無極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第八十三回 誅苾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救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四九一  
 專諸進炙刺王僚……………四九九  
 要離貪名刺慶忌……………五〇九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五一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五二四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五三三  
 墮三都聞人伏法……………五四一  
 棲會稽文種進宰詔……………五五〇  
 句踐竭力事吳……………五五九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五六七  
 納蒯臏子路結嬰……………五七七  
 滅夫差越王稱霸……………五八六  
 豫讓擊衣報襄子……………五九五  
 西門豹奮送河伯婦……………六〇四  
 騶忌鼓琴取相……………六一一  
 辭鬼谷孫賓下山……………六一九  
 龐涓兵敗桂林……………六二七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六三五  
 張儀被激往秦邦……………六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五〇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六五八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六六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六七二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六八一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八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九四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七〇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七一三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七二二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七二九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七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七四四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七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七五八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七六四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荊軻圖秦廷	論兵法王翳代李信	七七一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七七七

新式  
點列  
國志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兀杜回

話說楚莊王大集羣臣計議却晉之事。公子側進曰：「楚所善無如齊，而事晉之堅，無過於宋；若我與師伐宋，晉方救宋不暇，敢與我爭鄭乎？」莊王曰：「子策雖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敗宋於泓，傷其君股，宋能忍之，及厥之會，宋君親受服役。其後昭公見弑，子鮑嗣立，今十八年矣。伐之當用何名？」公子嬰齊對曰：「是不難，齊君屢次來聘，尚未一答，今宜遣使報聘於齊，竟自過宋，令勿假道，且以報之。若彼不較，是懼我先君之會盟，必不拒矣。如以無禮之故，辱我使臣，我借此爲辭，何患無名哉？」莊王曰：「何人可使？」嬰齊對曰：「申無畏曾從厥之會，此人可使也。」莊王乃命無畏如齊修聘。無畏奏曰：「聘齊必經宋國，須有假道文書送驗，方可過關。」莊王曰：「汝畏阻絕使臣耶？」無畏答曰：「向者厥之會，諸君田於孟，諸宋君違令，臣執其僕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無假道文書，必然殺臣。」莊王曰：「文書上與汝改名曰申舟，不用無畏舊名可矣。」無畏猶不肯行，曰：「名可改，而不可改。」莊王怒曰：「若殺子，我當與師破滅其國，爲子報仇。」無畏乃不敢復辭。明日，率其子申犀謁見莊王曰：「臣以死殉國，分也。但願王善視此子。」莊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慮。」

申舟領了出使禮物，拜辭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分付曰：「汝父此行，必死於宋，汝必請於君王，爲我報仇，切記吾言！」父子灑淚而別。

不一日，行至睢陽，關吏知是楚國使臣，要索假道文驗。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齊文書，却沒有假道文書。」關吏遂將申舟留住，飛報宋文公。時華元爲政，奏於文公曰：「楚，吾世仇也。今遣使公然過宋，不循假道之



禮，欺我宋甚矣！請殺之。」宋公曰：「殺楚使，楚必伐我，奈何！」華元對曰：「欺我之恥，甚於受伐；况欺我，勢必伐我，均之受伐，且雪吾恥。」乃使人執申舟至宋廷。華元一見，認得就是申無畏，怒上加怒，責之曰：「汝曾戮我先公之僕，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罵宋施：「汝奸祖母，弑嫡姪，幸免天誅，又妄殺大國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爲齏粉矣。」華元命先割其舌，而後殺之。將聘齊的文書禮物，焚棄於郊外。從人棄車而遁，回報莊王。莊王方進午膳，聞申舟見殺，投箸於席，奮袂而起，即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將，申叔時副之，立刻整車，親自伐宋，使申犀爲軍正從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殺，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可謂速之至矣！——潛淵有詩云：

一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投袂與師風雨至，華元應悔殺行人。

楚兵將睢陽城圍困，造樓車高與城等，四面攻城。華元率兵民巡守，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之，謀臣伯宗諫曰：「林父以六百乘而敗於郟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景公曰：「當今惟宋與晉親，若不救，則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遙，糧運不繼，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說：『晉已起大軍來救。』諭使堅守，不過數月，楚師將去。」是我無敵楚之勞，而有救宋之功也。」景公然其言，問：「誰能與我使宋國者？」大夫解揚請行。景公曰：「非子虎不勝此任也。」

解揚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獻於莊王。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問曰：「汝來何事？」解揚曰：「奉晉侯之命，來諭宋國堅守待救。」楚莊王曰：「原來是晉使臣爾前，北林之役，汝爲我將爲賈所擒，寡人不殺，放汝回國。今番又來自投羅網，有何理說？」解揚曰：「晉楚仇敵，見殺分也，又何說乎？」莊王搜得身邊文書，看畢，謂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書中之言說：『汝國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誤你國之事，特遣我口傳相報。』如此，則宋人絕望，必然出降，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事成之日，當封你爲縣公，留仕楚國。」解揚低頭不應。莊王曰：「不然，當斬汝矣！」解揚本欲不從，恐身死於楚軍，無人達晉君之命，乃佯許曰：「諾。」莊王升解揚於樓車之上，使人從旁促之，揚遂呼宋人曰：「我晉國使臣解揚也，被楚軍所獲，使我誘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親率大軍。」

來救，不久必至矣。莊王聞其言，命速牽下樓車，責之曰：「爾既許寡人，而又背之，爾自無信，非寡人之過也。」叱左右：「斬訖報來！」解揚全無懼色，徐聲答曰：「臣未嘗無信也。臣若全信於楚，必然失信於晉，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以取賂於外國，君以爲信乎？不信乎？臣請就誅，以明楚國之信，在外不在內。」莊王嘆曰：「忠臣不懼死。」

「子之謂矣。」縱之使歸。

宋華元因解揚之告，繕守益堅。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壘於外，如敵樓之狀，親自居之，以闕城內。一舉一動皆知。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壘以向之。——自秋九月圍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個月頭。——睢陽城中糧草俱盡，人多餓死。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爲食，拾骸骨爲爨，全無變志。莊王沒奈何了，軍吏稟道：「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莊王曰：「吾不意宋國難下如此。」乃親自登車，閱視宋城，見守陣軍士甚是嚴整，嘆了一口氣，即召公子側議班師。申犀哭拜於馬前曰：「臣父以死奉王之命，王乃失信於臣父乎？」莊王面有慚色。申叔時時爲莊王執轡在車，乃獻計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久耳，若使軍士築室耕田，示以長久之計，宋必懼矣。」莊王曰：「此計甚善。」乃下令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即拆城外民居，并砍竹木爲之。每軍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種，十日一更番，軍士互相傳說。華元聞之，謂宋文公曰：「楚王無去志矣，晉救不至，奈何？」臣請入楚營，而見子反，劫之以和，或可僥倖成事也。」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

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壘敵樓上住宿，預得其左右姓名，即奉差守宿備細，推至夜分，扮作謁者模樣，悄悄地從城上縋下，直到土壘邊，遇巡軍擊柝而來。華元問曰：「主帥在上乎？」巡軍曰：「在。」又問曰：「已睡乎？」巡軍曰：「連日辛苦，今夜大王賜酒一罇，飲之已就枕矣。」華元走上土壘守壘軍士阻之。華元曰：「我謁者庸僚也，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分付主帥，因適纔賜酒，恐其醉臥，特遣我來當面叮嚀，立等回復。」軍士認以爲真，讓華元登壘，壘上燈燭尚明，公子側和衣睡倒。華元逕上其床，輕輕的以手推之，公子側醒來，要轉動時，兩袖被華元坐住了。急問：「汝是何人？」華元低聲答曰：「元帥勿驚，吾乃宋國右帥華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帥若見從，當世

從盟好，若還不允，元與元帥之命，俱盡於今夜矣！言畢，左手按住臥席，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燈光之下，晃上兩晃。公子側慌忙答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須粗鹵。」華元收了匕首，謝曰：「死罪勿怪，情勢已急，不得從容也。」公子側曰：「子國中如何光景？」華元曰：「易子而食，拾骨而饜，已十分狼狽矣。」公子側驚曰：「宋之困敵，一至此乎！吾聞軍事，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子奈何以實情告我？」華元曰：「君子矜人之危，小人利人之厄。」元帥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公子側曰：「然則何以不降？」華元曰：「國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效死，與城俱碎，豈肯爲城下之盟哉？倘蒙於厄之仁，退師二十里，寡君願以國從，誓無二志。」公之側曰：「我不相欺，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若過七日，城不下，亦將班師。築室耕田之令，聊以相慰耳。明日當奏知楚王，退軍一舍，爾君臣亦不可失信。」華元曰：「元情願以身爲質，與元帥共立誓詞，各無反悔。」二人設誓已畢，公子側遂與華元結爲兄弟，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分付「速行！」

華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個暗號，城上便放下兜子，將華元吊上城堙去了。華元連夜回復宋公，歡歡喜喜，專等明日退軍消息。

次日天明，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告於莊王，言：「臣之性命，幾喪於匕首，幸華元仁心，將國情實告於我，哀懇退師。臣已許之，乞我王降旨。」莊王曰：「宋困憊如此，寡人當取此而歸。」公子側頓首曰：「我軍止有七日之糧，臣已告之矣。」莊王勃然怒曰：「子何爲以實情輸敵？」公子側對曰：「區區弱宋，尚有不欺人之臣，豈堂堂大楚，而反無之？臣故不敢隱諱。」莊王顏色頓霽，曰：「司馬之言是也！」卽降旨退軍，屯於三十里之外。

申犀見軍令已出，不敢復阻，捶胸大哭。莊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終當成汝之孝。」

楚軍安營已定，華元先到楚軍，致宋公之命，請受盟約。公子側隨華元入城，與宋文公歃血爲誓。文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於楚營，卽留身爲質。莊王班師歸楚，厚葬申舟，舉朝皆往送葬。葬畢，使申犀嗣爲大夫。

華元在楚，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與嬰齊相善。一日聚會之間，論及時事，公子嬰齊嘆曰：「今晉楚分爭，

日尋干戈，天下何時得太平耶！華元曰：『以愚觀之，晉楚互爲雌雄，不相上下，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各朝其屬，息兵修好，生民免於塗炭，誠爲世道之大幸。』嬰齊曰：『此事子能任之乎？』華元曰：『元與晉將欒書相善，向者聘晉時，亦曾言及於此，奈無人從中聯合耳。』明日，嬰齊以華元之言，告於公子側，側曰：『二國尚未厭兵，此事殆未可輕議也。』

華元留楚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鮑卒，子共公固立，華元請歸奔喪，始返宋國。此是後話。

却說晉景公聞楚人圍宋，經年不解，謂宗伯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於宋，當往救之。』正欲發兵，忽報：『潞國有密書送到。』按潞國乃赤狄別種，隗姓子爵，與黎國爲鄰，周平王時，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於是赤狄益強。此時潞子名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嬰兒微弱，其國相鄆舒專權用事。先時，狐射姑奔在彼國，他是晉國勳臣，識多才廣，鄆舒還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後，鄆舒益無忌憚，欲潞子絕晉之好，誣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縊殺之，又與潞子出獵郊外，醉後，君臣打彈爲戲，賭彈飛鳥，鄆舒放彈，誤傷潞子之目，投弓於地，笑曰：『彈得不准，臣當罰酒一卮。』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寫密書送晉，求晉起兵來討鄆舒之罪。謀臣伯宗進曰：『若戮鄆舒，兼并潞地，因及旁國，盡有狄土，則西南之疆益拓，而晉之兵賦益充，此機不可失也。』

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爲大將，魏顆副之，出車三百乘伐潞。鄆舒率兵拒於曲梁，戰敗奔衛，衛穆公速方與晉睦，因鄆舒以獻於晉軍。荀林父令縛至絳，都殺之。晉師長驅直入潞城，潞子嬰兒迎於馬首，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託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訪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築城以居，名爲復黎，實則滅潞也。嬰兒痛其亡國，自刎而死，潞人哀之，爲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是也。——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軍屯於稷山，林父先至稷山獻捷，留副將魏顆略定赤狄之地，還至輔氏之澤，忽見塵頭蔽日，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爲誰，前哨飛報：『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

按秦康公薨於周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弟躄弟榮起，秦兵圍焦，無功，遂厚結鄆舒，共圍晉國。共公立

四年來，子桓公榮立。——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聞晉伐鄆舒，方欲起兵來救，又聞晉已殺鄆舒，執潞子遂，遣杜回引兵前來爭潞地。

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張銀鑿，眼突金睛，拳似銅錘，臉如鐵鉢，虬鬚卷髮，身長一丈有餘，力舉千鈞，慣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於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剝其皮以歸。秦桓公聞其勇，聘爲車右將軍，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賊寇萬餘，威名大振，遂爲大將。魏顆排開陣勢，等待交鋒，杜回却不用車馬，手執大斧，領着慣戰殺手三百人，大踏步直沖入陣來。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晉兵從來未見此兇狠，遮攔不住。大敗一陣，魏顆下令紮住營壘，且莫出戰。

杜回領着一隊刀斧手，在營外跳躍叫罵，一連三日，魏顆不敢出應。忽報：「本國有兵來到，其將乃穎弟魏錡也。」錡曰：「主公恐赤狄之黨，結連秦國生變，特遣弟來幫助。」魏顆述秦將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當，正欲遣人請兵。」魏錡不信，曰：「彼草寇何能爲來日弟當見陣管取勝之。」

至明日，杜回又來挑戰，魏錡忿然欲出，魏顆止之，不聽。當下領着新來甲士，驅車直進，秦兵却四方奔走，魏錡分兵逐之，忽然呼哨一聲，三百個殺手，復合爲一都，跟着杜回，大刀闊斧，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北邊士卒隨車行轉，輜車不便轉折，被他左右前後，覷便就砍，魏錡大敗，虧着魏顆引兵接應，回營去了。

是夜魏顆在營中悶坐，左思右想，沒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朧睡去。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再睡，仍復如前，乃向魏錡言之。魏錡曰：「輔氏左右十里，有個大坡，名爲青草坡，或者秦兵合敗於此地也。弟先引一軍，往彼埋伏，兄誘敵軍至此，左右夾攻，可以取勝。」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魏顆傳令：「拔寨都起。」揚言：「且回黎城。」杜回果然來追，魏顆略鬪數合，回車就走，漸漸引近青草坡，一聲炮響，魏錡伏兵俱起，魏顆復身轉來，將杜回團團圍住，兩下來攻，杜回全不畏懼，輪着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橫劈豎劈，當者輒死。雖然衆殺，半頗有損傷，不能取勝，二魏督率衆軍力戰，杜回不退。看看殺至青草坡中間，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着

層冰立脚不住；軍中發起喊來，魏顥舉眼看時，遙見一老人，布袍芒屨，似莊家之狀，將青草一路挽結，以攀杜回之足，魏顥、魏錡雙車碾到，二戟并舉，把杜回搗倒在地，活捉過來。衆殺手見主將被擒，四散逃走，俱爲晉兵追而獲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顥問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見擒？」杜回曰：「吾雙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動，乃天絕我命，非力不及也。」魏顥暗暗稱奇，魏錡曰：「彼既有絕力，留於軍中，恐有他變。」魏顥曰：「吾意正慮及此。」即時將杜回斬首，解往稷山請功。

是夜魏顥始得安睡，夢日間所見老人前來致揖曰：「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是老漢結草以繫之，所以顥躡被獲耳。」魏顥大驚曰：「素不識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善嫁吾女，老漢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效微力，助將軍成此軍功。將軍勉之，後當世世榮顯，子孫貴爲王侯，無忘吾言。」——原來魏顥之父魏壘有一愛妾，名曰祖姬，壘每出征，必囑魏顥曰：「吾若戰死沙場，汝當爲我選擇良配，以嫁此女，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壘病篤時，又囑顥曰：「此女吾所愛惜，必用以殉吾葬，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訖而卒。魏顥營葬其父，並不用祖姬爲殉。魏錡曰：「不記父臨終之囑乎？」顥曰：「父平日分付一必嫁此女。」臨終乃昏亂之言，孝子從治命，不從亂命。」葬事畢，遂擇士人而嫁之。有此陰德，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魏顥夢覺，述於魏錡曰：「吾當時曲體親心，不殺此女，不意女父銜恩地下如此。」魏錡嘆息不已，搢仙有詩云：

「結草何人亢，杜回夢中明說報恩來；勸人廣積陰功事，理順心安福自該。」

秦國敗兵，回到雍州，知杜回戰死，君臣喪氣。晉景公嘉魏顥之功，封以令狐之地，復鑄大鐘以紀其事，備戰年月。後人因晉景公所鑄，因名曰「景鐘。」

晉侯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共滅三國，曰田氏，曰留吁，及留吁之屬國曰鐸辰。自是赤狄之士盡歸於晉。

時晉國歲飢，盜賊遽起；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得一人，乃卻氏之族名雍。此人善於億逆，嘗遊市井間，忽

指一人爲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眞盜也。林父問：「何以知之？」卻雍曰：「吾察其肩膊之間，見市中之物有貪色，見市中之人有愧色，聞吾之至，而有懼色，是以知之。」卻雍每日獲盜數十人，市井悚懼，而盜賊愈多。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元帥任卻雍以獲盜也，盜未盡獲而卻雍之死期至矣！」林父驚問：「何故？」不知羊舌職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話說荀林父用卻雍治盜，羊舌職度卻雍必不得其死。林父請問其說，羊舌職對曰：「周諺有云：『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特卻雍一人之祭，不可以盡羣盜，而合羣盜之力，反可以制卻雍不死何爲？」未及三日，卻雍偶行郊外，羣盜數十人合而攻之，割其頭以去。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

晉景公聞羊舌職之言，召而問曰：「子之料卻雍當矣，然弭盜何策？」羊舌職對曰：「夫以智禦智，如用石壓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擊石，石必兩碎。故弭盜之方，在乎化其心術，使知廉恥，非以多獲爲能也。君如擇朝中之善人，顯榮之於民上，彼不善者將自化。何盜之足患哉？」景公又問曰：「當今晉之善人，何者爲最？」卿試舉之。」羊舌職曰：「無如士匄，其爲人言依於信，行依於義，和而不諂，廉而不短，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及士匄定狄而還，晉景公獻狄俘於周，以士匄之功，奏聞周定王。定王賜士匄以黻冕之服，位爲上卿，遂代林父之任，爲中軍元帥，且加太傅之職，改封於范，是爲范氏之始。士匄將緝盜科條，盡行除削，專以教化勸民爲善，於是奸民皆逃奔秦國，無一盜賊。晉國大治。

景公復有圖伯之意，謀臣伯宗進曰：「先君文公，始盟踐土，列國景從，襄公之世，猶受盟新城，未敢貳也。自令狐失信，始絕秦懼，及齊宋弑，我不能討，山東諸國，遂輕晉而附楚，至救秦無功，救宋不果，復失二國。晉之宇下，惟衛曹寥寥三四國耳，失齊魯天下之望。君欲復盟主之業，莫如親齊魯，盡使人行聘於二國，以聯屬其情，而伺楚之

問，可以得志。」晉景公以爲然，乃遣上軍元帥卻克，使魯及齊，厚其禮帛。

却說魯宣公以齊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謹，朝聘俱有常期。至頃公無野嗣立，猶循舊規，未曾缺禮。卻克至魯，修聘禮畢，辭欲往齊。魯宣公亦當聘齊之期，乃使上卿季孫行父同卻克一齊啓行。方及齊郊，只見衛上卿孫良夫、曹大夫公子首也爲聘齊來到，四人相見，各道來由。不期而會，足見同志了。四大夫下了客館，次日朝見，各致主君之意。禮畢，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稱怪道：「大夫請暫歸公館，即容設享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門。

頃公入宮，見其母蕭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蕭君之女，嫁於齊惠公，自惠公薨後，蕭夫人日夜悲泣。頃公事母至孝，每事求悅其意，即閭巷中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稱述，博其一啓顏也。是日頃公乾笑，不言其故。蕭太夫人問曰：「外面有何樂事，而歡笑如此？」頃公對曰：「外面並無樂事，乃見一怪事耳。今有晉魯衛曹四國各遣大夫來聘，晉大夫卻克是個瞎子，只有一隻眼，光著看人；魯大夫季孫行父是個禿子，沒一根毛髮；衛大夫孫良夫是個跛子，兩脚高低的；曹公子首是個跣背，兩眼觀地。吾想生人抱疾，五形四體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各占一病，又同時至於吾國，堂上聚著一班鬼怪，豈不可笑？」蕭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觀之可乎？」頃公曰：「使臣至國，公宴後，例有私享，來日兒命設宴於後苑，諸大夫赴宴，必從宗臺之下經過。母親登於臺上，張帷而竊觀之，有何難哉？」

話中路過公宴不題，單說私宴。蕭太夫人已在宗臺之上了。舊例，使臣來到，凡車馬僕從，都是主國供應，以暫息客人之勞。頃公主意專欲發其母之一笑，乃於國中密選眇者、禿者、跛者、跣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卻克眇，即用眇者爲御；行父禿，即用禿者爲御；孫良夫跛，即用跛者爲御；公子首跣，即用跣者爲御。齊上卿剛佐諫曰：「朝聘國之大事，賓主恭敬，以成禮，不可戲也。」頃公不聽，車中兩眇兩禿雙跣雙跛，行過臺下，蕭夫人啓帷望見，不覺大笑。左右侍女無不掩口笑聲，直達於外。

● 卻克初見御者眇目，亦認爲偶然，不以爲怪。及聞臺上有婦女嬉笑之聲，心中大疑，草草數杯，即忙起身回至



館舍使人詰問：「臺上何人？」乃國母蕭太夫人也。須臾魯衛曹三國使臣皆來告訴，卻克言：「齊國故意使執轡之人戲弄我等，以供婦人觀笑，是何道理？」卻克曰：「我等好意修聘，反被其辱，若不報此仇，非丈夫也。」行父等三人齊聲曰：「大夫若與師伐齊，我等奏過寡君，當傾國相助。」卻克曰：「衆大夫果有同心，便當歃血爲盟，伐齊之日，有不竭力共事者，明神殛之。」四位大夫聚於一處，竟夜商量，直至天明，不辭齊侯，竟自登車，命御人星馳各還本國而去。國佐嘆曰：「齊患自此始矣！」史臣有詩云：

「主賓相見敬爲先，殘疾何當配執鞭。臺上笑聲猶未寂，四郊已報起烽煙。」

是時魯卿東門仲遂叔孫得臣俱卒，季孫行父爲正卿，執政當權，自聘齊被笑而歸，晉欲報仇，聞卻克請兵於晉侯，因與太傅士會主意不合，故晉侯未許，行父心下躁急，乃奏知宣公，使人往楚借兵，值楚莊王旅病薨，世子藩即位。——時年纔十歲，是爲共王。——史臣有楚莊王讚云：

「於赫莊王，幹父之蠱，始不飛鳴，終能張楚。樊姬內助，孫叔外輔，戮舒播義，輒晉觀武。窺周圍宋，威聲如虎，蠢爾荆蠻，桓文爲伍。」

楚共王方有新喪，辭不出師。行父正在憤懣之際，有人自晉國來述：「卻克日夜言伐齊之利，不伐齊難於圖，晉侯惑之，士會和卻克不可回，乃告老讓之以政，令卻克爲中軍元帥，主晉國之事，不日與師伐齊矣。」行父大喜，乃使仲遂之子公孫歸父行聘於晉，一來答卻克之禮，二來訂伐齊之期。

魯宣公因仲遂得國，故寵任歸父，異於羣臣。時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子孫衆盛，宣公每以爲憂，知子孫必爲三家所凌，乃於歸父臨行之日，握其手，密囑之曰：「三桓日盛，公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孫此行，觀便與晉君臣密訴其情，倘能借彼兵力，爲我逐去三家，情願歲輸幣帛，以報晉德，永不貳志。卿小心在意，不可洩漏。」歸父領命，齋重賂至晉，聞屠岸賈復以諛佞得寵於景公，拜司寇，乃納賂於岸賈，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岸賈爲得罪趙氏，立心結交，樂卻二族，往來甚密，乃以歸父之言，告於變書，書曰：「元帥方與季孫氏同仇，恐此謀未必協也，吾試探之。」